



有情有义

程枫
著

有情人

程枫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74,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0册

ISBN 7-5407-0729-1/I·512

定价: 5.25元

第 一 章

自从三年多以前，在那场高原上特有的暴风雨之夜，发生了那件石破天惊的事情以后，郭青春大车就开始偷偷地享受这种许多人嘴上痛斥之，内心却向往之的幸福了。这种幸福从它一孕育起，就为人世间所不容，就为许多有其心而没有其胆的正人君子所不齿，所以它注定是不幸和痛苦的。郭青春大车和常人没什么不同，虽然他有着许多人没有的优秀品质，不幸的是他也和许多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因此，他在享受着这种幸福的同时，也倍受随这种幸福同来的犯罪感的痛苦煎熬。不过，归根到底，他还是觉得幸福的。每当他想起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他发自内心深处爱恋的女人，这女人也发自内心深处爱恋他的时候，每当他驾着火车一去五天后归来，在高高的驾驶台上，驰过机务段家属区旁的铁道，看见了这个女人住的小院和升起在小院上空的袅袅炊烟的时候，尤其是每当黑夜来临，他刷了牙，洗过澡，换上那套唯一的蓝色铁路制服，从单身宿舍区出来，翻过高高的铁路路

基，从路西到了路东，踏上这条坎坷不平的沙石小路，蓦地看见家属区第一排平房第一扇窗户上的绿莹莹的如同一汪竖了起来的湖水的可爱窗帘的时候，他立时会感到胸中如闯进一头小鹿，在乱冲乱撞；又好象多喝了几杯酒，手脚有些发软，身子有些发飘，头脑有些朦胧，然而却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幸福。

他知道，他的幸福都是她给的。

他爱她，真切地爱着她的一切。

当然，她也象他爱她一样地爱着他。

可是，不尽人意的现实生活竟无情地阻碍着他们的结合——把他们从数千里之外牵到一起，却又不让他们结合——他是有妇之夫，她是有夫之妇；他绝不可能和妻子离异，她也没希望和丈夫分手；他们又没有力量战胜法力无边的情感——他们都是太重感情的人——就只能这样偷偷地既幸福又痛苦；既觉得比一般人生活得充实、有趣，又觉得比一般人生活得沉重、受罪。是的，他们就是这样既痛苦又幸福地爱恋着。

她叫肖腊娇。也许是谐音？也许是她身材娇小？也许是她的性格使然？铁路机务段的职工和家属们又都叫她“小辣椒”。

肖腊娇美丽、善良、热情、爽朗，而且聪明。尤其聪明。大事小事上都表现出她不同常人的机智。就说他俩幽会的联络信号——窗帘吧，那是她说笑间随口讲出来的：

“噢！我的大车呀，如同你们的行车信号一样：‘绿色的跑，红色的站，看见黄色要减慢’——我明儿在窗户上装红绿两块窗帘，看见绿的，你放心大胆地来吧，不要停留，

不要敲门，推开进来就是！我在院门后等着；看见红的，得！立刻刹车，‘打倒汽’，退回去！立刻退回去！都记住啦？……”

真应当感谢那位发明铁路行车信号的人！他们俩就是靠这两块红绿窗帘联络，密切往来了三年多，竟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当然，他们的私情不可能瞒住天角山机务段两千多名职工和家属，各种各样的污言秽语也早已经通过各种渠道灌满了他俩的耳朵——他和她所庆幸的是，他们的往来从未让她的那一位发觉。郭青春和肖腊娇的丈夫从没有发生过“撞车”事故。

红绿窗帘的联络暗号是多么安全、可靠和神奇。

肖腊娇的那一位也是个火车司机，名叫钱震东，人送外号“钱老鳘”。他当过郭青春大车的师傅和司机长，两个人有着不比寻常的亲密关系，在一台火车头上工作多年，直到为了避免发生狂风暴雨之夜发生的那件事情，郭青春主动要求下车，才和钱震东分手。

钱老鳘只要一出车，暮色只要一四合，肖腊娇就挂上绿窗帘，拉开电灯，发出信号。而郭青春就会如约前来，从未爽约。

有一次，太阳未落就刮起了漫天风沙。那是青海高原上特有的风沙天气。只听得狂风呼叫，尖厉刺耳，如同千万只怪兽在半空中扯开嗓门吼喊；只见到沙尘四起，遮天盖地，原本好端端的一个清明世界霎时间变成混沌一片，天地不分了。到了该赴约的时候，郭青春没有丝毫犹豫地拉开了屋门。可是，扑面而来的一股风沙立刻把他打了个趔趄，险些栽倒。他仍没有动摇，重新扣了扣领口的扣子，系了系脖子上的毛

巾，吐出灌进嘴里的沙子，上路了。他用了比平时多出四倍的时间，好不容易地爬上了高高的路基，一阵风来，刮得他双脚离地，直往前跑，要不是他立刻卧倒，扒住钢轨，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他翻过铁路路基，来到那片大慢坡上，弯着腰，顶着风沙，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挪动，只觉得头上的帽子在经受着“风砂枪”的射击——劈劈啪啪！劈劈啪啪！——他在成都机车车辆工厂里见过“风砂枪”喷冲机车部件上陈年老垢的情形——不管多么厚的尘垢、锈斑，“风砂枪”口所指之处，立刻铜铁分明、锃亮耀眼！这阵子，他分明感到有无数支“风砂枪”对着他喷射：帽子、两耳、脸颊、双肩、全身，都在承受着风沙的袭击。然而他没有后退，甚至根本没有想到后退。他一直无法抬头，更无法睁眼，完全凭着一个火车司机对着道路的天才感觉，摸到了那扇挂着绿窗帘的窗后，然后又来到小院门口，推开小门，见到了一直等在那里，如同从沙土中钻出来的肖腊娇！……

今天下午，天阴得很厉害。厚厚的云团悬在天角山的半腰里，显得很沉重，好象随时随地会化成雨或雪掉到地面上来。西北风嗷嗷地大叫大喊着，沿着峡谷，顺着铁道吹过来，一下子就吹到你的五脏六腑里，就好象你身上没穿皮大衣，五脏六腑也没有皮肤包裹，全都裸露着一样。天，至少比往常提前半个小时，就黑透了。

黑夜，是爱情的白天。尤其是那种不被人们承认的爱情的白天。

时间一到，郭青春心头的那只小鹿就又欢蹦乱跳起来：啊啊，又是整整五天没听见她那清脆、悦耳的声音啦！又是整整五天没看到她玲珑的身段和可爱的笑脸啦！如同五年一

样长的五天啊，她过得可好？没闹什么病吧？在家属队干活没磕碰着哪儿吧？没受谁的欺侮没听谁的闲话吧？……

郭青春翻过了高高的铁路路基，踏上了那条不平的沙石小路，来到了那个十五度左右的大慢坡上。啊！看见了，看见了那块绿色的窗帘，那块如同一片湖水一样可爱的绿色窗帘！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心情也随之更加激动起来……

如同往常一样，他心律过速地来到小院门口，再一次前后扫了一眼，好，没人。便迅速地推开了虚掩着的小木排子门，立刻就嗅到了一股温馨而甜美的气息——肖腊娇身上特有的气息——她立刻轻轻地关上门，插好，再攥着他温暖的大手，依偎着他伟岸的身躯，一块儿走进屋里。

“啊！真好，真高兴，又见到你了！”肖腊娇把头靠在郭青春宽厚的胸脯上，醉了似的喃喃着，“好哥哥，抱紧我，使劲地抱紧我呀！……”

他立刻从地上把她抱了起来，就地转了一个三百八十度的圈儿，亲吻着她那娇美的面庞，嘴巴贴着她的耳朵问道：

“啊！腊娇，你好吗？这几天你过得好吗？”

“好什么呀？”她双手抱着他的头，故意撒起娇来，“想你想得好难受啊！看着你开车走了，火车的守车让山包挡住了，就立时觉得心也跟着火车去了，胸腔子里空呀，空得没言语好形容。干什么都觉得没劲头。熬呀，熬呀，好不容易熬了五天，你该回来了，忙跑到段里值班室看行车计划图，等到你的车快进站了，就支楞起两只耳朵听，听呀，听呀，一直听到你的笛声了，心才从嗓子眼落回原地方。你说，你今儿为什么晚了三分钟？这三分钟我的心焦透了！直怀疑你

行车中出了什么事故，我都要去机务段值班室打听了，忽然听到了你的笛声！——咳！那笛声真好听！悠扬、悦耳！你的车过去了，进站了，我才发现我贴身的衬衣粘到肉皮子上啦！……”

“真的吗？我来摸摸看……”

“你真坏！你胳肢我的痒痒！嘻嘻！……”

“好腊娇！你真好！可是你呀，你呀！……”

“嘻嘻！我呀，我呀，我怎么了呀？你往下说呀！嘻嘻！小憨样！……”

三年多来，他们俩一直这样深深地爱恋着。

三年多来，他们俩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无比幸福的夜晚。虽然这幸福渗透着痛苦。从未发生过意外，每一次都平平安安。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这种不合法的幽会所必然包含的危险……

窗外的风愈刮愈大了。不时地旋起地上的沙粒，抛撒在玻璃窗上，劈哩啪啦，一阵乱响。恶劣的天气阻碍了人们的外出，使他们俩越发产生了安全感……后来，风慢慢地小了，一场鹅毛大雪无声地在天角山降落了，这一对一直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颠鸾倒凤、如胶似漆、如鱼得水的情人，也毫无知觉。

忽然，一下子敲门声把他们俩从沉醉中惊醒了：

“咚！”

他和她立刻本能地停止了一切动作，屏住气息，凝神谛听起来。尽管敲门者没怎么特别用力，事实上响声也不大，可是在他们俩听来，不啻于晴天霹雳！

糟糕！郭青春心里擂起鼓来：敲的是屋门！隔着严严实

实的院墙和插死的院门，怎么会敲屋门呢？这说明敲门人是个越墙而入者？既然是越墙而入者，那就必有目的！而目的是不言而喻的。看来我是被人盯梢了，今儿怕是要出事了！……

奇怪！肖腊娇心里想道：什么人会直接来敲屋门呢？说他是跳墙而入吧，没听到任何动静；说他是打开院门进来的，可会从外边打开插销的人，只有青春、我、老蔫三个。而老蔫分明在几个小时前走车了，去省城了，五天后才能回来，那么是谁敲的门呢？

“咚！”

屋门又响了一下，不重也不急，和第一下响声无异。

看来也许不是来抓我们的。郭青春听出来了，敲门者不象有什么急事。嗯，也许是邻居来借什么东西？他刚刚觉得心里稍稍好受一点，又一想，不对！天这么晚了，哪里还会有什么人找邻居借东西？心情又紧张起来。

嗯，就冲这不重不急，慢慢吞吞地敲门法，除了老蔫还能有谁？肖腊娇琢磨道，可老蔫明明刚走车了呀？！

郭青春不由得打起颤来，牙齿碰得格格响，结结巴巴地小声问腊娇：“是……是谁……谁呢？”

“估计是老蔫。”肖腊娇悄声回答。虽然也不似平时说话自然，但毕竟不同于郭青春。

“啊？钱师傅？他……他怎么能？他……他不是走车了吗？这……这可咋办？腊娇，”郭青春绝望了，“完了！我……我可把你坑了！……”

“瞧你，胡说啥！”肖腊娇越发沉着地说，“俗话说：‘无事要小心，有事要胆大。’让我想想看，先别着急……”

别着急？什么时候了，能不着急？郭青春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抓衣服，肖腊娇立刻抱住他的胳膊，低声说：

“别动！不要弄出任何声响！……”

郭青春只好停下来。

“唉！瞧你吓的！浑身哆嗦，脚手冰凉！”肖腊娇声音里透着爱怜和关切，“好青春，别害怕！……”

唉呀呀！别害怕？怎么能不害怕呀？郭青春心里想道，要是别人我也许真不害怕——反正早就豁出去了！可这是钱师傅呀！让他撞上了，他会怎么想？他该多难过？他……他……我太对不起他呀！……

“好啦，我已经想出办法来啦！”肖腊娇把嘴巴贴在郭青春耳朵上说，“我去把他支开个把钟头，不就一天的云彩都散了吗？……”

把他支开个把钟头，当然一天的云彩都会散了！可是，用什么办法能把他支开个把钟头呀？郭青春在黑暗中有点不太相信地摇摇头：钱师傅不憨不傻不是三岁小孩子，就这么听你的摆布？别说支开个把钟头，三分钟就万事大吉啦！就阿弥陀佛啦！

“咚！”

屋门又响了一下。仍然是那种不急不忙、不轻不重的敲法。如同古时候的更夫打更，半天一下，不慌不忙，间歇相等，节奏迟缓。

“啊？是……谁呀？谁……敲门呀？”肖腊娇忽然出声问道。不知她是怎么发的音，嗓子眼里还有点儿啾啾啦啦的不很利落的杂音，好象刚睡醒。

“是我。”——啊，果然是钱师傅——钱震东！

“哎呀！是老蔺吗？”肖腊娇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讶和怀疑，“是你在敲门吗？我还当是做梦哩。呃，可别真的是做梦，让我掐掐胳膊试试——咳呀！好疼！不是做梦。不过，老蔺呀，你怎么又回来了呀？”肖腊娇既不穿衣起床，也不拉开电灯，依然如故地躺在郭青春身旁，不慌不忙地问道，“你不是十九点时接了班，出车去省城了吗？一趟车要五天才能回来呀？你怎么连五个钟头也没用，就回来了呀？啊？”

“咳！本来就是要去省城的嘛。”钱老蔺用火上了房也不急的声调慢慢说道，“可机车把煤、水、沙上满了，我也把各部机械检查了，伙计也把炉膛清了，我们也到了火车站挂上头了，就要发车了，咳！我忽然听到火室里有啾啾声！……”

“为什么有啾啾声呀？”肖腊娇问。

“是呀，为什么有啾啾声呀？”钱老蔺不慌不忙地讲叙道，“我打开炉门，那啾啾声更大了！就掏出小镜子放在铁锹上伸进了炉膛一照，唉呀！敢情啾啾响，原来是锅炉铅堵漏了！你是不知道，那玩艺可不敢漏，漏一丝丝汽都不能走车了。非落了火修不可。我只好请求调度同意，摘了头，把机车退回机务段，交给值班室，让他们找工匠来修。落火修一会半会完不了话，我就回家来啦。”

唉！早就该料到的事儿嘛。郭青春心里直骂自己笨：机车临时故障，走不了车了，只好回机务段修；一会半会修不好，司机当然要回家休息啦！

“噢，是这么回事呀？难怪呢！”肖腊娇恍然大悟，但仍不起来，又问道，“那——你的车要什么时候能修好呀？”

“最快……也得明天上午十点钟以后了。”钱老蔫认真地想了想，答道。

“那好呀！这一夜又可以在家里睡个囫圇觉啦！”肖腊娇竟然把话题越扯越远，“明天能当一个大白班啦！”——火车司机们向来视白天开车，不熬夜班为极大的幸运。

“是的，”钱老蔫在门外表示同意，“能当个大白班啦！”

“可以少熬一个夜了。”肖腊娇又说。

“可以少熬一个夜了。”钱震东附和。

“呃！你们车可从没出过这样的事啊？”肖腊娇忽然问道。

“是的，是没出过。”钱震东同意。

“那——这回会不会影响你们车的性能呢？”

“是要影响一点。”

“问题不大吧？”

“不太大……”

肖腊娇只是躺在床上和钱震东扯闲话，既没拉开电灯，也没起身开门，郭青春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猜不透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忽然，钱震东提出来要肖腊娇给他开门了，郭青春又极度紧张起来。

“腊娇，你起来给我开门呀！”钱老蔫仍是小声调，不急不慌，“外边雪都落得老厚了。挺冷的呢！我的脚冻得猫咬似的，浑身也都凉透啦！”

“咳！你急什么呀，你？”她反倒埋怨起门外雪地里的人。

“嘿，我……我没急，腊娇。”钱老蔫解释道，“我……”

我就是有点儿脚冻得慌。”

“那怨你站着不动的过。”肖腊娇说，“快挪动挪动，跺跺，就好啦！”

“是的，跺跺，就好啦！……”钱老蔫顿了顿又说，“可……可你还是起来给我开开门吧？”

“咳！我当然要起来给你开门啦。个傻老蔫！不给你开门让你在外边冻冰棍呀？可得弄清楚到底真是你、假是你呀！半夜三更的，要是哪个坏小子学着你的腔调来哄我呢？我糊里糊涂地开了门，不上当啦？”肖腊娇继续说道：

“你忘了那年夏天你不在家，史之初那个地癞子喝醉了酒，半夜里来砸门啦？吓得我个把月睡觉不踏实。院子里有一点风吹草动我都心惊肉跳。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呢。我一个女人在家里不处处小心点儿怎么行？何况你们车又从来没这样子坏过，你又回来。啊？你说是不是啊？”

“是的。”钱老蔫答。

“老蔫呀，你再朝左边儿跨过来半步，让我从门缝里看准了，到底是不是你呀。啊，再过来一点，再过来一点，好，好啦。嘿，老蔫呀，可真的是你呀！好啦，这回好啦，你等着，我就去给你开门呀！……”肖腊娇说着，果真摸着黑坐起来，抓过衣裳，披到身上，就要下床。

郭青春吓坏了，双手拉住肖腊娇，示意她千万不能去开门。

肖腊娇重又贴在他耳朵上：“没事儿！我去支开他就回来！”

天！怎么支开他啊！郭青春心如汤煮：用什么理由支开他啊？外面天这么冷，又下着雪，已经在门外冻了半天了，

能让他去做什么事呢？……

“老蔺呀，让我给炉子添点煤，快要着乏了。”肖腊娇说着，径直走到炉子前，拿起煤铲，打开炉盖，“嚓！”

“嚓！”连着铲了两铲子煤，加进了正熊熊燃烧着的铁炉子里。铁炉子立时腾起一股红红的火苗，映得屋子通亮。郭青春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炉盖盖上了。屋里重又变得漆黑一片。

“腊娇呀，你可穿好了衣服啊！”钱老蔺在门外说，“可不敢凉着了。这几天，感冒的人可不少呢！”

肖腊娇觉得心里一热：天底下竟有这等好人！自己在冰天雪地里冻了半天，还关心着屋里别人！而这个别人却在跟他耍心眼儿，生着法儿哄骗他，甚至还要把他支使开去，再去受冷受冻！——我……我肖腊娇还有一点人的良心吗？我……我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啊！……肖腊娇差一点就要改变主意了——不支开钱震东了，要他快进屋里来暖暖身子了……可是不行，那可万万要不得！那会把大家，把许多人都毁了的！唉唉，没有办法呀！老蔺呀，不是我狠心呀！忽然，她把手中的煤铲一扔，从炉子旁顺手拿起一件什么东西，说道：

“老蔺呀，咱们家的煤快烧完啦。我早就想让你半夜里起来，去机务段煤场背一麻袋来，可一看你睡得那个香劲，就舍不得叫醒你了。今儿正好，三更半夜的，趁着一身‘油包’，也不怕脏，快到机务段扛一麻袋来，又够咱们烧个把月啦。这年头呀，不偷白不偷，再好的人也没有人说你半个‘好’字。省下钱来买肉吃，一样的香。你说对不对？”

肖腊娇边说边走到了门口，手按着插销又说道：“你可要

小心民兵小分队的几个坏小子。千万不能让他们抓住了，弄得你游街，咱可丢不起这份人！万一碰上了，跑不脱了，多说几句好话，矮不了咱。刘胡子和夏老虎两个小队长还是很讲义气的。顶多请他们来家里喝一顿，我多喊他们几句‘大兄弟’，一了百了。千万不能跟人家较劲，咱毕竟理亏。我现在就给你炒菜、烫酒，等回来我陪你好好捏两盅，然后美美睡一觉！”

这时候，直到这时候，肖腊娇才慢慢地把门开了一条不大的缝，把手里的东西塞出去：

“给你麻袋！”

钱老蔫顺手递进来提包、小锤，接过麻袋，叮哼道：“你快关了门，别让凉风吹着你！我一会就回来！……”说着，转身就往回走，没有丝毫的迟疑和犹豫。

听了钱老蔫这句话，肖腊娇心里又是一热，她不但没有立时关上屋门，反而洞然大开，抱起一件大衣，唿地冲出屋子，在院子当中追上钱老蔫，把大衣披到他身上！

钱老蔫一惊，忙把大衣反披在腊娇身上：“我的姑奶奶呀！你……你不要命了！快，快回屋去呀！……”

“老蔫！你冷不冷呀？”她真诚地问。

“咳！我冷什么呀！”他直跺脚，“你快回屋去呀！”

“你该披上大衣去扛煤。”

“憨话！披着大衣咋扛麻袋？再说，扛起麻袋来也就不冷了！你快回屋！快回屋！……”他把她连往回搽了几步，然后自己返身冲出了院子。

她回到屋里，拉开电灯，看着已经快穿好衣服的郭青春，竟呆呆的，没再说话。

郭青春却只有佩服她的份了，并没有注意到她忽然变化了的情绪。

“腊娇，我走啦！”我向她告别了。

“啊！你……”她终于又摆脱了木呆的样子，关切地看着郭青春问道，“刚才吓坏了吧？”

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我也吓坏了。”她坦诚地说，“老大一阵子脑子里全是一片空白，就象麻木了，不会思考了。可害怕不是办法，还是要动脑子想出办法才行！”

“你真行！……”他由衷地说。

“行什么？顶多是急中生智。”她送他到小院门口，又嘱咐道，“路上千万小心。过铁路路基时慢一点，别滑倒了。啊？……”

第二章

一场虚惊。

郭青春象往常一样，人不知鬼不觉地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单身宿舍。他没有开灯，摸着黑走到床前，往上面一倒，“咕咚”一声，如同一堵被水泡透了根的土墙忽然坍塌了一样。

这间宿舍不大，十二、三平方米左右。原先住着两个人——一个叫陈晓峰的同车的青年副司机也曾住在这里。去年，陈晓峰搬进了另一间屋子，他便一个人住到现在。

夜深了，鹅毛大雪仍在无声地飞舞着，降落着。单身宿舍区一片寂静。静得令人产生一种无名恐惧。

郭青春倒在床上之后，再次感到了深深的后怕。虽然一切都如同肖腊娇预先设想的那样，利利落落地支开了钱震东，他平平安安地离开钱家小院，鬼影子也没碰到一个就回到了单身宿舍里，但他还是感到了害怕。而且越想越怕。

简直无法想象，在那样的情况下撞上了钱震东司机长会